

灯下漫笔·暑期阅读小辑

《教育琐话》：

一位教育观察者的复调书写

徐飞

听克中兄讲座或聊天，很过瘾。

他擅长用较长的句子表达，核心词语出来前往往由若干修饰语开路，这些修饰语相关而不重复，逻辑严谨且表达绵密，正如扫射的机枪，弹无虚发，粒粒皆中眉心。

读《教育琐话》（张克中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也常能读到一些长句，如“教师要拥有作为专业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伦理等内在品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专业行为意识”。当我读到此类句子时，偶或会模仿克中兄的节奏和语调念出来。擅长用长句表达，是一个人思想健旺的标识——其内心思想之复杂深刻非长句不足以承载。

但此书偶尔又间杂一些短句，如：“有些话，不能推敲。比如，守株待兔。”凝练到极致，一字不愿多写，而文字下面同样汹涌着磅礴的思想。

不仅句式长短参差，就文章体式而言，这本书也是丰富多彩，既有数千字的长篇，也收录了数十字的断章。在《何为教育》《教育何为》等相对较长的文章中，克中兄展示出汪洋恣肆、层层追问的雄辩气势，而在“琐事琐思”这一辑中则展示出凝练、跳脱、富含哲理的语言风格，云淡风轻，点到即止。

断章体由零散的札记、碎想构成，段落间缺少系统的逻辑串联，甚至存在重复、矛盾的内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周国平的《人与永恒》、李政涛的《教育与永恒》等都有断章体的特点。断章体写作，不求完整的布局、连贯的行文，而是用碎片化书写的方式将零散的思想用文字凝定下来，因而书写具有及时性和情感性，文字间也散发着诗性和哲理味。

我的电脑里也保存了类似“琐事琐思”这样的断章体，近十万字。如克中兄一样，或是生活感悟，或是阅读启示，不一而足，凡脑海中零星闪过的思想火花会迅速被转化为文字而留存。但近几年，因工作繁忙，这样的写作方式已被我荒废，如思想的泉眼被堵住，刹那、飘忽的思绪很快湮没在时间的巨大黑洞里。某种意义上，书写是自我的拯救与存在的确证，将自我从生活中抽拔出来，以超越性视角加以审视，进而获得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解放。断章体写作较为随意、自然，恰如心灵瑜伽，让你在文字的牵引下走向内心深处。

作家叶开说：“语言就像纱厂的纺线，一条丝找到头拉出来，拉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写作就是找到一个纱头，后面的语言就是纱线，不断地扯出来。写作，就是扯出你身体里、你心中的纱线。”的确，

书写也会反哺思想。在断章体写作的过程中，文字会成群结队向我走来，我会在文字的簇拥下激发更多的思绪。但相较《教育琐话》，我的断章体显得文气有余而火气不足，缺少锐利的锋芒。这是因为克中兄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能以教育之眼自觉审视当下。

知识分子承担着探索真理、改良社会的使命，必须保持独立清醒的姿态，而这离不开批判性思维。克中兄很少提“批判性思维”，但他行文中火力十足，体现出否定性、思辨性的特征。不妨摘抄几句：“关于阅读，教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理解书籍的价值，启发他们主动去探求一个不确定的文字世界，而不是仅仅表面去完成一个形式上的阅读任务。”“真正的学校不是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大学深造，而是努力让从这个地方出去的孩子成为健康、向上、理性、心态阳光的人。”“教师的专业发展绝不单单是专业技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专业理解力的提升。”这些“不是……而是……”“不单单是，更重要的是……”的句式，充满着思辨的力量和理性的光辉。

克中兄曾在《文汇报》开设过杂文专栏，杂文体写作练就了他鹰隼般的锐利目光，总能从惯常的生活中发觉荒谬。但我更感受到克中兄身上的诗人气息，因为他骨子里是纯粹而深情的。《穿行在校园里》是全书中难得的一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就像今日，为她的110年庆典，我又穿行在校园里，感觉自己又站在2002年江南院落的桂花香里，让浓郁的江南味道包裹了自己。我在心里，开始默念一个学生的名字。”一不小心，克中兄还是坦露了愤激背后的温暖。他曾说，真正的教育者是有信仰的航海家，注定孤独，但温暖会从航行中孤独的海风里升起。冷眼与热肠、孤意与深情，就这样在他身上交

织。冷峻与温情，由此在书中缠绵着，缓缓吟唱。

在读这本书时，我读到了时光在他身上的游走，更读出了多重身份包裹着的复调书写，看到了三十年前的他与如今的他在重叠与分离。

我还读到的是他不同身份的书写。作为江苏省语文教研员，他能从一场省级作文赛事中发现当前高中生写作的病灶；作为语文人，他为汉语的退化而痛心，为课堂教学的遗憾而反思；作为教育观察者，他具有教育学者的专业视角与学术表达，谈古论今，拨开“知识”的迷雾，探究教育的本真，预测人工智能时代下教育即将发生的深度变革。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观察，更将思维触角探向了家庭教育，呼吁呐喊，令人动容。

读他的公众号，我知道他很喜欢去太湖边的雪浪山。我未曾亲往，但从搜索到的图片看，的确是一派脱俗的风光。也许，独居雪浪山，放眼太湖波，才能在心中生长出如许纯净、澄明的文字吧。

（作者系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数学，社会进步背后的“精算师”

肖家耕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中，数学往往是枯燥公式、抽象符号、复杂计算的集合。然而，当我翻开吴军博士所著的《数学之美（第三版）》（人民邮电出版社）这本书时，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数学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门与生活、科技密切相连，且充满魅力的学科。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解读数学之美，将数学原理与实际应用相融合，为我开启了一场数学认知的革新之旅。

算法与信息：科技背后的隐形翅膀

《数学之美》的开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吴军博士从信息论角度出发，讲述了信息熵、编码等概念在通信领域的应用，看似简单的信息传递背后，隐藏着精妙的数学原理。比如哈夫曼编码，构建最优二叉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数据的压缩效率。这一编码方式是基于严谨的数学推导出来的，在通信带宽有限的情况下，哈夫曼编码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可以将大量数据进行压缩，确保信息高效、快速地在信道中传输。

在探索引擎原理中，数学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PageRank并非简单的网页排名算法，其背后蕴含图论和线性代数的深刻知识，采取迭代计算的方式，计算每个节点的权重，然后确定网页的重要性排名。这种将复杂网络结构化并转化为数学模型的方法，使我认识到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力量。

语音识别技术在当前的智能语言助手等领域被广泛运用，同样需要数学的支撑。语言信号的处理涉及隐马尔可夫模型、傅里叶变换等数学工具。隐马尔可夫模型通过对语音特征序列的概率计算，能够实现语音到文字的转换；傅里叶变换可以将时域的语音信号转换到频域，这样更有助于提取语言特征。采用这些数学方法，机器可以听懂人类

的语言，从而实现人机交互。

数学与艺术：人文艺术的别样诠释

数学与人文艺术之间的联系，在以往的认知中常被忽视。但是《数学之美》却揭示了数学与人文艺术间的内在联系。

在音乐领域中数学身影无处不在，从乐理角度来看，音阶的划分要遵循数学比例。在绘画、建筑领域，黄金分割比例作为最具美感的比例关系，被广泛应用。在很多绘画作品中，画家会采取黄金分割进行构图，这样可以确保画面富有美感，且整体更加和谐。比如《蒙娜丽莎》等画作，其中的人物面部比例都符合黄金分割原则；建筑方面如帕特农神庙、埃菲尔铁塔等，其中的设计也遵循了黄金分割比例，展现出建筑整体的美感与庄严。此外，数学与文学间也存在着联系。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可以采取文本词频统计、语言模型构建等方法，也可以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不同作品间的相似性。将数学运用于文学研究，为人文艺术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数学思维：解决问题的利器

阅读《数学之美》，让我领略到数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数学思维的魅力。数学思维突出逻辑严谨、抽象概括、模型构建，在面对数学问题、语言模型构建等方法，也可以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不同作品间的相似性。将数学运用于文学研究，为人文艺术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阅读《数学之美》，让我领略到数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数学思维的魅力。数学思维突出逻辑严谨、抽象概括、模型构建，在面对数学问题、语言模型构建等方法，也可以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不同作品间的相似性。将数学运用于文学研究，为人文艺术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数学思维还培养了我们的创新能力。在

解决数学问题时突破常规思维，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这种创新在艺术领域和科技领域同样重要，伟大的艺术创作、科技发明都源于创新思维方式。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创新，这便是创新思维的生动体现，传统机器学习在处理大规模、高维度的数据时是存在局限性的，于是科学家引入新理论和方法，比如深度学习中的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其中，卷积神经网络借鉴了数学中的卷积运算概念，可以自动提取图像中的特征，其在图像识别任务中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循环神经网络是基于序列建模的数学思想，在处理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数据时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在语言处理、语言识别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感悟与启迪：数学教育与应用的新征程

读完《数学之美》，我对数学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学不单单是课本中的理论，更是与我们的科技、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它不仅推动了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为人文艺术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数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传统数学教学中，教师往往更注重引导学生记忆公式、训练计算技巧，而忽视了对学生数学思维、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我们应带领学生发现数学之美，使其理解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数学之美》也激励着我在未来的学习、工作中，要不断运用数学思维去探索和解决问题。

《数学之美》是一本具有深度的佳作，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为广大读者展现出数学的魅力。它不仅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更是一本启迪思维、激发创新的智慧之书。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数学教学工作产生了全新的认知和感悟，也更加坚定了我探索数学奥秘的决心。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北中学）

刘景忠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的开篇说过这样的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迟子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本我正在重读的经典。

翻开书，我不知不觉地跟着迟子建走进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走进了鄂温克人的“希楞柱”，走进了他们的驯鹿群，走进了大兴安岭广袤的山林……

迟子建讲述了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代鄂温克人的故事。故事很长，时间跨度百年。迟子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她选择了第一人称“我”作为讲故事的人。这样的角度给了读者一种亲切感和真实感。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我的母亲叫达玛拉，父亲叫林克。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猎到了一头黑熊……父亲那天运气不错，他收获了两样东西：一个圆润的熊胆，还有我。

这样的开头是不是很自然、很亲切、很别致？不仅如此，这样的开头还有一个妙处：“我”自然嵌入故事中，而“我”的上代人自然出场了。接下来通过“我”的讲述，几代人的活动及纠葛、多个人物的个性及命运、多种动物的习性等，便在作者的笔下流淌出来了。小说给读者的感受是：除非“我”累了、老了、讲不动了，否则故事可以一直讲下去。

整部小说故事套着故事，一个故事连着另一个故事。虽然出场人物众多，但几乎每一个带名字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都是有别于他人的“这一个”。尼都萨满、林克和达玛拉，哈谢和玛利亚，坤得和依美琳，伊万和娜杰什卡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爱恨情仇，达西的驯鹿，妮浩的跳神，“我”先后和拉吉达、瓦罗加的结合，马粪包的自残……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勾连，常常在“意料之外”，但又都在“情理之中”。这些故事仿佛不是迟子建创作出来的，而是原本如此，迟子建只是一个记录者、讲述者。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了。这是故事演变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却也是迟子建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作为同时代人，我非常理解迟子建一定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心理和情感冲动。

我以为，迟子建是要用文学作品为即将消

额尔古纳河畔的『离歌』

逝的鄂温克人古老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命样态留下一个永久性的“标本”。

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勾起了我对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的深入思考：人们常说，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人类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变幻莫测的科技吗？鄂温克人从森林迁居城镇，他们得到新居的同时失去的是什么呢？甚或他们更想得到和憧憬的是什么呢？

我以为，假如我们把科技看作一匹马，那么掌握缰绳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否则人类将沦为被科技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卑微生命。人应该有敬畏之心，这是人类的自我约束和行为准则，那么，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科技是否也应该自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呢？一些逐渐消失的印证人类文明、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天人合一的传统习俗、文化基因，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鄂温克人最终离开森林下山定居时，不少人专程赶到内蒙古去见证这一时刻，而迟子建决定深入采访，潜心创作，用文字给鄂温克人唱一首“离歌”。我以为，前者是“看客”，而迟子建则是“思客”。很显然，文化传递、文明传承、文脉传统更需要的不是“看客”，而是“思客”。

在谈《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前，我对鄂温克族这个人数极少的民族一无所知。然而人性是相通的，当迟子建带领我们走进鄂温克人的生活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我们眼前，仿佛我们彼此非常熟悉，只是没有见过面而已。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是的，我在初读这部作品时的确有一种“重温”的感觉。

（作者系职业教育工作者）

突围，去寻找生命的支点

——有感于施一公院士《自我突围》中抒写的浪漫

刘静

夏夜，翻开施一公院士的《自我突围》，我一次次陶醉于施公字里行间科学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浪漫。

本书的第一章节提出，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承载了一个人刻骨铭心的记忆。的确，一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进入教育职场的“顺畅”线性生命历程，一定程度上“剥夺”着我对其他领域的认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我的认知。在《半百知天命》这篇文章里，施一公将50岁创办西湖大学视为“人生最疯狂冒险的开始”。施公用一片赤诚把西湖大学的设想以及开创之初的艰辛描绘得如诗般浪漫，更让我醍醐灌顶的是，在科学家眼里，衰老不是衰变的起点，而是经验与激情的最佳结合点。这种认知像一把魔法钥匙，解开了我内心对年龄增长、记忆衰退、中年危机的焦虑锁链。

当45岁的我一度被“35岁焦虑”“内卷乏力”的困局捆绑，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年龄倒计时”“被AI取代”的恐慌，50岁的施公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生命的能量峰值可以出现在任何时间坐标。当他因对干扰学术评价的现象提出批评而陷入舆论和争议的旋涡时，他表现出来的凛然赤胆，“峥嵘岁月，无惧风流”；创办西湖大学时，他带领团队在临时板房办公，这种近乎疯狂“再创业”的激情比20岁的鲁莽更显珍贵，也更加让人向往和敬佩。这让我想起重学驾驶时爱人常常唠叨的一句话：“中年人的学习能力和反应速度确实比不上年轻人，但我们调整心态、修正错误的的能力却更强。”

年龄焦虑的本质是对生命潜能和可能性的误判，而在精神层面，不断提升和拓宽认知才是真正的“抗衰老剂”。这种能力不会随时间衰减，反而会在历练和积累中不断增强，最终成为抵抗衰老恐慌的精神铠甲。我在想，我的50岁生命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

我曾经有过开车误踩油门导致撞击的恐怖经历，面部被弹起的安全气囊袭击的刺痛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并发誓“此生再也不驾车”。2023年的暑假，我在爱人的陪伴和耐心指导下重新坐上了驾驶座。于我而言，这种突破不是鲁莽的对抗，而是与恐惧建立新的链接，是一路爬坡过坎、翻山越岭的自我重生。正如施公在书中所说：“真正的勇士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道恐惧仍在仍选择前行。”

在西湖大学的创办纪实中，最动人的不是白手起家的艰辛，而是那群平均年龄45岁的科学家眼中跳动着青春热火。这让我想起重获驾驶自由的那个清晨，后视镜里瞥见的白发在朝阳下泛着银光，那一刻我突然理解：生命的突围从来不是战胜时间，而是永远有一颗随时可以与生命中的各种状态达成动态平衡的恬淡之心。

合上书，窗外已夜色阑珊。感谢施公，他用科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浪漫，为我在书页间搭建起一座连通恐惧与勇气的桥梁，这座桥的基石不是钢筋水泥，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征服多少恐惧，而在于学会与各种生命状态共舞。阅读这本书的同时，也让我再一次翻开了“自己”这本书，思考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突围史诗。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财贸学校）